

跟着美军上战场

——零距离解码战地美军

邱永峰 郝洲◎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邱永峰 郝洲◎著

跟着美军上战场

——零距离解码战地美军

我们要亲眼见证这场中国人熟悉而又陌生的战争
所以，我们必须去

输了，现实的恐怖威胁将直逼中国西部

赢了，美国的坦克将直接开到中国的边境
美军在那里进行着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卡在中国能源战略通道的咽喉上

可它却与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面积的新疆接壤

它不象钓鱼岛和南海那样吸引中国人的眼球
早过了战地记者一夜成名的时代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跟着美军上战场：零距离解码战地美军 / 邱永峰 郝洲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15-0246-9

I. ①跟… II. ①邱… ②郝… III. ①军事—概况—美国 IV. ①E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0854 号

书 名：跟着美军上战场——零距离解码战地美军
作 者：邱永峰 郝 洲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朱 岩
封面设计：李彦生 王昕晔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23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8.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246-9
定 价：36.00 元



序言

带回第一手的战地资讯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 张召忠海军少将

上战场的不仅有军人。

《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三度前往阿富汗，从北到南采访了普通百姓、军人警察、政客军阀、塔利班头目，以及北约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是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战争的参与方。特别是第三次赴阿富汗采访期间，两位记者对正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向塔利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国陆军第 101 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媒体只能是局外人或者旁观者。即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中国媒体云集海湾战区，但仍只能是坐在新闻发布厅内听美军新闻官“口播新闻”。有中国记者向美军提问时，甚至被对方斥为“这场战争关你们中国记者什么事”。这种状况使得我们中国读者只能看到或者听到二手或者三手的资讯，更别说这其中还有西方主流媒体价值观所决定的偏见与不实。两位记者此次随军采访为带回原汁原味的战地资讯，让中国读者了解阿富汗战场的真实情况，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不致过于拔高或者矮化美国军队，这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很有帮助，对于军队的建设很有参考价值。

阿富汗战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遥远而陌生。然而，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阿富汗战争却是离中国距离最近的一场战争，也是关乎中国西部安全的一场战争，因为阿富汗与中国的新疆接壤，一旦中国的西部安全受到威胁，那么中国就不再安全。这并非耸人听闻，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进入了第 10 个年头，美军在阿富汗战场试验了各种最新型的武器，美军正在阿富汗检验未来战争的新战法，而这一切不只是为了阿富汗。



阿富汗之于帝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谁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中亚，谁想控制中亚就得先掌握阿富汗。美国现在进入了阿富汗，它还会在那里待下去，因为待下去的理由很充足：向北可以影响中亚进而扼制俄罗斯，向东可以直接触及敏感而又重要的中国新疆，向西可以包抄伊朗，向南可制衡巴基斯坦和印度。除此之外，阿富汗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显得格外的耀眼。

看到这一重要性的当然不只是美国，印度悄然布局阿富汗并且争得人心；俄罗斯重返阿富汗显然并不是因为“忘却”旧痛，伊朗向阿富汗总统办公室送钱当然也不只是为了它东部的安全；日本“做局”阿富汗文化与教育领域也不是因为“不差钱”……

我们需要知道阿富汗正在发生什么，我们需要如同关注钓鱼岛那样关注中国西部的安全，而邱永峥和郝洲的勇敢尝试给我们带回来的远不只是普通的报道。



第一章 敲开美军101师的战地大门.....	001
1. 我们说服了五角大楼和北约	003
2. “生死状”与“22条军规”	006
3. 战地求生秘籍	008
4. 采访设备 80 公斤	010
5. 没有战地保险	011
6. 遭遇阿克苏爆炸	011
7. 流产的“二锅头行动”	012
8. 勇闯“鬼门关”，飞抵坎大哈	014
第二章 “兄弟连”	017
1. “兄弟连欢迎你”	019
2. 拍长老的马屁	022
3. 向军阀借兵	028
第三章 阿根达布河谷的对手.....	035
1. 阿根达布河谷	037
2. “铁杆塔利班”	040
3. 我们亲眼看到的塔利班	043
4. 塔利班的民意基础	046



5. 哈哈尼和希克马蒂亚尔	048
6. 拉登的四个传说	050
第四章 战斗！战斗！——第101师的战术与战法	053
1. 炸弹在我们身后 10 米外爆炸	055
2. 美国军官必读《论持久战》	071
3. 美军中尉恳请复制《地道战》	082
4. 狙击手的较量	088
5. 心战	095
6. 性	105
7. 鸦片战争	107
8. 不让报道的真相	115
第五章 机器人战争——101师的武器装备	119
1. 无人机装备到连排	121
2. 《拆弹部队》真相	126
3. 101 师的“空中骡子”	132
4. 成熟的单兵作战系统	139
第六章 “塔利班007” 大战中情局特工	143
1. 情报营侦察 9000 平方公里	145
2. “塔利班 007” 神出鬼没	146
3. CIA 不是“塔利班 007” 的对手	149
第七章 我们眼里真实的美国大兵	153
1. 书生连长托马斯上尉	155
2. 讲政治的军士长罗伯特森	157
3. 形形色色的大兵	160
4. 在夹缝里求生存的“阿奸”	164
5. 中情局刺客	166
6. 阿富汗国民军用中文骂美军	168
7. 花钱买平安的英军	172
8. 战地同行	173
第八章 战斗力倍增器	177
1. 只喝从美国空运来的瓶装水	179



2. 基地休闲广场	180
3. 食堂伙食好过五星级饭店	182
4. 单兵口粮	184
5. 在前线洗热水澡	186
6. 帐篷里的空调吹得我们直发抖	188
7. 作战部队的士兵可以玩到 PS3	189
8. 在诺兰基地可以上网购物	190
9. 打仗到底为了啥	192
第九章 不会有胜利战争	195
1. 频频遭遇恐怖袭击	197
2. 把塔利班打回谈判桌	202
3. 把攻心为上奉为圣典	203
4. “坎大哈合作”与“龙打击”行动	204
5. 双方皆言胜利	208
6. 目击阿富汗神秘的“坦克坟场”	210
7. 联军保护塔利班和谈代表	215
第十章 美军坦克直逼中国西部边境	219
1. 在喀布尔当记者比打仗还危险	221
2. 美国摆出常驻阿富汗的阵势	223
3. 通向中国和伊朗的战备公路	228
4. 争相豪饮的“阿富汗鸡尾酒”	231
5. 日本、印度“做局”阿富汗	236
6. 阿富汗的资源与中国利益	243
7. “东突”魅影	247
第十一章 战地归来	253
1. 被美军调查了 4 个小时	255
2. 归心似箭	257
3. 中国记者去战场应该是常态	258
附 录 战地采访应成常态	263
1. 战地采访的功课	265
2. 战地报道的记者装备	266
后 记	271

第一章
敲开美军 101 师的
战地大门

01



1. 我们说服了五角大楼和北约

2010年9月1日晨7时55分，我们比约定时间早了半个小时站在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驻阿联军）专用机场大门前。

这是半年内，我们第三次到喀布尔——一个比华盛顿和纽约离中国更近，却远不如华盛顿和纽约为大多数国人所熟知的城市——进行采访。

2010年3月初，我们首次叩响驻阿联军大门时，却吃了闭门羹，被人以“无内部人员接待”为由拒之门外。时隔半年，通往机场大门一侧的道路比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修得更加宽敞和平整了。此时，我们拿着随军采访邀请函，扛着80公斤重的采访设备，再次站在军用机场大门前回首一切时，不禁感慨万千——

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阿富汗这片土地时，正值以美军为首的驻阿联军与阿富汗国民军，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马尔贾地区发动代号为“共同行动”的大规模战役。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12月1日宣布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并计划在2011年的夏天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马尔贾战役是奥巴马宣布增兵计划后的第一仗，对于美国将来在阿富汗的战略部署至关重要，而且这场在中国西部大门前的战争已经打了整整9年，但却鲜有中国人知道这场战争的实际情况，也从来没有中国人能近距离目睹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作战。

我们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申请随驻阿富汗美军地面部队进行嵌入式采访！

这个念头把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再也没有中国媒体有机会对美军作战部队进行采访。即便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虽然有中国媒体对那场战争进行了采访，但除了只被允许待在航空母舰有限的空间内，或者随美军外延基地进行采访外，新中国媒体还从来没有获得过美国的许可，对一支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贴身的随军采访。

我们的老板，波黑战争时著名的战地记者胡锡进对我们的计划非常支持，有浓厚战地情结的他明确表示：“只要申请成功，环球时报社全力支持。”

然而，此时的我们对申请流程一无所知，抱着一探究竟的念头，我们来到了喀布尔的驻阿联军总部。

驻阿联军总部的围墙被一个个2米厚、5米高，上面还架着1米多高带电铁丝网的水泥墩包围着，任何外来车辆在距大门50米之外就被拦了下来，访客只能步行前往。我们去的那天，在门口执勤的是一个英国兵。在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用很不解的眼光看着我



们说：“联军媒体中心不是在机场那边吗？”

好，那就去机场！

我们租了辆车好不容易才打探到喀布尔国际机场驻阿联军专用机场。当天警戒大门的是一个班的德国士兵。在查看了我们出示的记者证之后，德国大兵发问：“你们提前联系过吗？里边有没有人出来接你们？”

拜托，我们连媒体中心是什么样都不知道，跟谁联系去啊？

“我们是第一次来喀布尔，也是第一次跟驻阿联军联系，所以想去媒体中心去拜访一下负责人。”

“根据我们的规定，没有人接，你们不许进！”

“谁都有第一次啊，要不怎么认识人？”

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德国大兵同意打电话给媒体中心，转达我们俩的要求。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那个德国大兵打完电话后就继续检查从基地大门进进出出的车辆和行人。所有的人——包括在基地内打工的阿富汗当地人——都将出入证挂在明显的位置，即便如此，在走向大门的时候，所有人的双手也都要放在哨兵一眼能看清的地方，以示没有携带武器。进基地的车辆都必须在大门外 50 米处停下，执勤的德国兵会用高倍望远镜进行观察，确认来车有联军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之后，才会打开绿灯放行。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带班的德国大兵又打了四五个电话，虽然听不大懂他们所说的事，但我们大概知道他确实想帮眼前这两位不速之客，可惜我们得到的最终回答是：“对不起，你们不能进去！”

直到我们随军成功后，我们才算明白了为什么首次沟通会以失败告终：第一，驻阿联军由 49 国的军队组成，各国军队都承担不同的职责并有独立的指挥系统，互相协调颇费周章；第二，即便是那天放我们进去了，从大门到基地核心地带光开车就得 20 分钟，如果没有人开车带路，根本不可能知道媒体中心在什么地方，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离开机场大门前，德国大兵给了我们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你们可以到驻阿联军的官方网站上看看，那上面应该有国际媒体申请随军报道的全套流程。

回到我们下榻的喀布尔香港饭店，登录驻阿联军的官方网站，上面果然有全套的媒体注册和随军申请流程，不过要提交的文件中有很多是我们在喀布尔无法完成的，比如说报社介绍信，需要报社领导签字同意的“生死状”，以及中国保险证明等，于是我们决定先回国再作计议。

此时，马尔贾战役的主要战事基本结束，以美军为主导的多国部队在马尔贾只遇到了零星的正面抵抗，绝大多数时候还是陷入了应对“地雷战”的困境之中。同时，有消息称，美军计划在 2010 年 6 月份对坎大哈——塔利班运动的发源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由此看来，马尔贾战役只是在阿富汗南部的一次演兵，美军玩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招数。

一回北京，我们立刻按照驻阿联军的要求准备材料，从护照到记者证的复印件，从报社介绍信到医疗保险的证明，从媒体信息注册表到随军生死状，我们花了足足两周时间才把这些材料备齐，申请了驻坎大哈的联军南方司令部的随军采访，另外还申请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随军采访作为后备，然后将这些材料做成电子文档，压缩并通过邮件发送到联军专用的电子邮箱。

一切完成之后，我们长出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应该能赶上6月份的坎大哈战役了。谁知，这一等就从4月初一直等到了5月中下旬，我们每天都打开邮箱查邮件，各国驻华使馆的活动通知像柳絮一样飘来，可就是看不见来自驻阿联军的邮件。按照网上留下的联军媒体中心的号码打过去，也总是打不通。

眼瞅着坎大哈战役就要打响了，我们不能在北京这样继续坐等了，而且各种文件已经签好，这次我们带着文件到阿富汗。有了上次的失败教训垫底，不怕联军再给我们吃闭门羹。由于美军计划于6月份在坎大哈开战，算下来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就再次前往巴基斯坦，打算先去印巴实控线和巴基斯坦部落区进行采访。

恰是此次巴基斯坦的采访行程，让我们结识了随美军采访申请环节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巴基斯坦三军公共事务办公室的伊什蒂亚克少校。在我们去印巴实控线采访的途中，伊什蒂亚克少校全程陪同，聊天的时候我们得知原来伊什蒂亚克少校调到三军公共事务办公室工作之前，曾经在阿富汗的联军总部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

巴基斯坦确实是中国的好兄弟，伊什蒂亚克少校立马通过他的个人关系帮我们搞到了在驻阿联军媒体中心专门负责外国媒体联络官的手机号！

一到喀布尔，我们就拨通了联军媒体联络官的手机。等我们报上姓名后，他惊奇地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手机号的？”这其中的秘密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再说了，还可以显摆一下中国媒体的“神通广大”。

媒体联络官倒也没有继续追问：“我能帮你们什么呢？”

“我们是中国记者，今年4月提交了随军申请，可直到现在都没有答复，我们想问一下进展如何？”

“能不能再告诉我你们机构的名称？”

“《环球时报》，中国北京。”

“请稍等……”

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对方传来了一个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的回复：“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你们提交申请的记录。”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难道这两个月在北京的等待纯粹是一场空等？可是我的邮箱明明没有投递错误的回复呀？这个谜至今未能解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立马再向联军提交随军申请。与上次不同的是，我们手上有这个媒体负责人的手机号，直到我们确认对方接到我们的申请邮件后，我们才算吃了“定心丸”。

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好在这回只等了4天，我们就接到驻阿联军南方司令部的回信，说我们的申请已经送到他们那里，但他们的随军申请名单上有120多位记者在排队，需要耐心等待。我们随即在阿富汗展开其他采访，但直到第二次阿富汗之行结束，坎大哈战事仍未展开，而随军计划再度陷入停滞。

不过，在我们即将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驻阿富汗美军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捅了个大篓子——2010年6月22日，美国《滚石》杂志刊登了一则长篇专访，详述了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及其属下在巴黎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套房内闲聊时如何调侃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众多高官，并讥讽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政策。因为这篇文章，麦克里斯特尔丢了司令官的宝座，也正因为此事，以及其他诸多的客观原因，坎大哈战事被延迟了。换句话说，我们还有机会亲眼目睹美军攻打坎大哈的主要战事。

接下来就顺利了许多。我们刚回北京就接到了驻阿联军南方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说在9月1—15日期间，有一个随美军第101空中突击师在坎大哈参加作战行动的采访机会，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

101空中突击师？不正是《兄弟连》的原型吗？！

当我们接到同意接纳我们进行嵌入式采访的全套文件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难，因为我们的申请得经五角大楼、北约总部、美军中央司令部、驻阿美军司令部、驻阿联军司令部和第101空中突击师师部的一致同意。再加上众所周知的美军警惕中国媒体的政治因素，所以能于2010年7月5日最终获得同意实属不易。

2. “生死状”与“22条军规”

“驻阿联军南方司令部媒体中心很高兴地通知二位：你们在阿富汗南部随美军作战部队的采访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在你们的随军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请联系南方司令部媒体事务办公室的指挥官皮特塞姆，她的联系方式为……喀布尔的联军媒体支持团队将会为你们安排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运输方式。当你们到坎大哈基地后，会有媒体代表接你们，并给你们发食堂用餐卡，安排住宿和送你们到前线作战部队的运输工具……”这是7月5日驻阿联军南方司令部发给我们的行程通知。在接到行程通知的同时，



我们还得跟美军签一份由 A4 纸打成，长达 10 页的“生死状”。

所谓生死状，实际上就是美军的免责条款，大意为随军记者必须自备战地防护装备，在战争中如果记者受到人身伤害乃至丧命或者采访设备遭到损坏，负责的是这名记者所供职的媒体单位，美军只在道义上提供战地必要的医疗救助，不允许记者或者其所供职的机构状告五角大楼、北约总部、中央司令部、驻阿联军司令部、驻阿美军司令部，随军单位和部队的军官，如果不同意该条款，那么就不谈随军了。我们后来发现，类似的“生死状”我们先后在申请随军时、进入喀布尔联军新闻中心后、抵达坎大哈联军南方司令部媒体中心时签了 3 次。

与“生死状”同时签的还有“22 条军规”。这些军规旨在告诉记者什么情况下允许采访、什么时候不能拍照和拍摄、什么样的信息是可以发布的或绝对不能公之于众的，例如，在与军人交谈时，必须告知对方是在接受采访，同时对方有权利拒绝接受采访；地图、导航仪器、通信器材以及排除自制炸弹时所使用的装备等都不可以拍照；具体的兵力和火力部署、战斗部队的番号、情报收集活动，尤其是敌人对美军造成的杀伤，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绝对不可以见诸报端，否则就“立即取消随军资格”。

仔细消化这些禁令后，我们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会写出一看就是拍美军马屁的官样宣传报道了，因为如果写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有可能触碰禁令而导致被取消随军采访资格。不过，作为第一次有机会随美军地面作战部队进行战地采访的中国记者，我们当然不能成为美国军队的应声虫，所以，如何在与美军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同时，进行客观独立的报道确实是一次挑战。

与“生死状”和“22 条军规”一起发过来的还有专门为媒体人员量身打造的坎大哈基地生活手册。其中包括了坎大哈空军基地的基本示意图、基地遇袭警报、基地内各个部门的电话、周末教堂活动的时间表、法律事务办公室和邮局的联系方式，外加 14 条坎大哈空军基地的特别守则。又是守则！！

“不得饮用当地水，只能喝瓶装水，在喝水前一定要闻一下水的味道，因为此前有水遭污染的报告”；“不得擅带饮用酒类或者吸食毒品”；“严禁色情物品”；“对阿富汗国民要尊敬，在未经允许时不可随便对其拍照”；“在基地内，没有媒体中心人员陪同时，不可随便拍照”；“任何时候都要着装得当”；“注意铁丝网围住的地区，走路要走直道，要对情势有所了解，因为附近可能埋设地雷或者其他爆炸物”；“在驾车或者步行期间，严禁使用 MP3”……

总之，我们的战地随军还没有开始，美军就已经给我们戴上种种“紧箍咒”了。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我们究竟能否适应战场的考验？如何在严格限制下写出相对客观的深入报道？我们确实有点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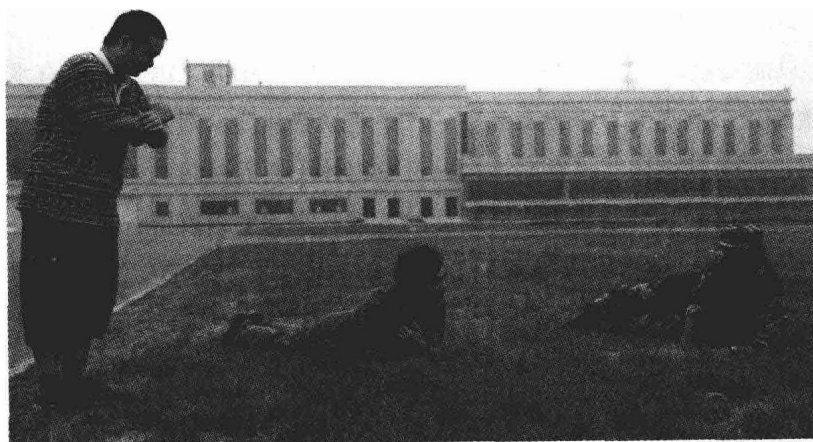
3. 战地求生秘籍

“生死状我是签了，但你们都得给我活着回来！”我们的老板，在波黑战地和伊拉克战争有过丰富战地采访经验的胡锡进反复强调：“战地记者最重要的是活着，然后才是工作。”

尽管已经有两次阿富汗的采访经历，并且几度随巴基斯坦军队清剿塔利班，但战场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只知道阿富汗到处都是苏联入侵时期留下的未处理的地雷和塔利班埋下的自制炸弹，美军中 65% 的伤亡是由塔利班的自制炸弹造成的。此前，我们去巴基斯坦采访的时候，曾经见识过塔利班使用的各种自制炸弹。有的是专门对付坦克和装甲车的，碰到这种炸弹，方圆 50 米内，绝对不会留下活口；还有的是专门针对人员造成有效杀伤的，塔利班的人会在炸弹内附上各种钢钉和钢珠，一旦爆炸，这些钢钉和钢珠就像子弹一样打进人的身体内，从而对人员造成杀伤。我们曾在巴基斯坦拉合尔月亮市场恐怖袭击事件中看到过这种炸弹的威力，处于爆炸范围内的摩托车油箱都被钢珠打穿了好几个洞。

为了对反恐战争有更直观的感受，我们还专门观看了获得第 82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拆弹部队》，但看过之后，我们的一致结论是：这是一部掺杂着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塑造救世主形象的“主旋律”电影，对于我们上战场后如何识别和应对爆炸没有太大的帮助。怎么办？中国武装警察特警学院的赵四副院长伸出了热情的手，决定为我们进行战地培训。



临行前，我们在特警学院接受战地求生训练。特警教官们教我们如何进行战地规避

8 月 11 日，距离我们前往阿富汗还有 20 天的时候，我们前往北京郊外的中国武装警察特警学院。赵四副院长专门为我们安排了 5 位在排爆、战术、单兵作战等中国反恐怖作战领域顶尖的专家，为我们进行“恶补”。

短短两天的培训



如果没有这些教官的悉心讲解，战地记者在战场上如何面对危险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没法把我们训练成反恐专家。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一个在战场上遇到各种情况大概应该如何规避的印象。比如说当前方发生爆炸时，应该立刻180度转身卧倒。至于卧倒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方式趴在地上。为了避免卧倒时受伤，我们的教官还特意提醒我们要准备好护肘和护膝，毕竟我们到时候肯定要扛着沉重的采访设备，再加上防弹衣的重量，在紧急卧倒的时候，我们的肘部和膝盖一定会承受不小的压力。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卧倒后，一定要用双臂将自己的躯干和地面隔离开来，因为爆炸发生时，地面会剧烈的震动，如果身体紧贴着地面，心、肺等内脏会被震碎。特种战专家们还给我们安排了实弹射击项目，让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感受一下真实的枪声，以保证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战场环境。事实证明，这些细致的准备和专业的突击培训都给我们战地采访以极大的帮助。

虽然美军保证会在战场上给随军记者们相应的照顾，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先顾自己。所以，一些必要的基本知识肯定会救我们的命，而这些都是美军顾不上告诉我们的。因此，特警学院的军医还教会我们学习急救和包扎，并细心地让我们带上六个急救包和三条止血带，同时赠送给我们一套自编的急救手册，上面详细叙述了各种伤口该如何包扎，还配有图解。

对我们自己来说，临时抱佛脚式的培训虽然觉得远远不够，但特战专家们却给了我们最重要的定心丸。